

Centimetres

Inch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聊齋志異新評卷二

淄川蒲松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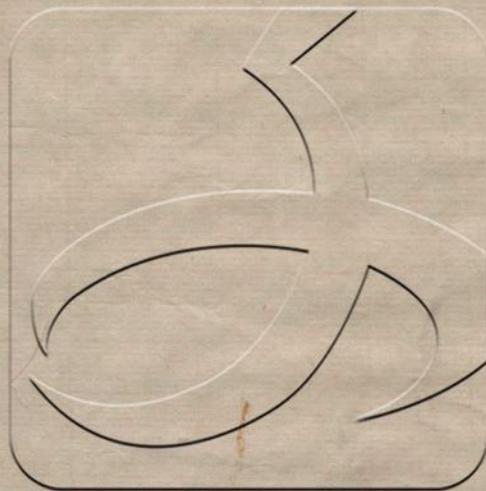
新城王士正題上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嬰甯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鼻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鼻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興獨邀。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數語已。

此篇以笑字立胎。而以花為眼。處處寫笑。即處處以花映帶之。撚梅花一枝。數語已。



伏全文之脈故文章全在提按處得月也

以撚花笑起以摘花

不笑收寫笑眉見疊

出無一意冗複無一

筆雷同不笑後復用

反餽後仍結轉笑字

篇法嚴密乃爾

為文最忌直率最嫌

急搶此則硬將下文明明道破而不以為急捨直率者解人可索不待言傳也

有花乃有人有人乃有

有笑見其花如見其

人欲見其人必神其

花乃求見其人而先

見其里落之花見其

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

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

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醜穢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

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

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

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

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

固暗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

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

窮並無踪跡母大憂無所為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

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

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郎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

戚有昏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

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

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

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

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

門前之花  
則野鳥格  
碟中間早  
有含笑搵  
花人在矣  
未見其人  
先聞其聲  
見其花見  
其笑而後  
審視而得  
見所欲見  
之人既照  
應起筆開  
引逗下文  
文中貴有  
頓筆也至  
入門而夾  
道寫花庭

外寫花寫  
外寫花寫  
內寫花借  
許多花引  
由人來而  
復來寫其  
人先寫其  
笑寫其戶  
外之笑寫  
其人門之  
笑寫其見  
而之笑又  
照應下元  
之言照應  
上元之笑  
許多笑字  
配對上許  
多花字此

病急為議姻。畧與商榷。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  
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  
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  
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  
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洛下山  
人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  
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  
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涓涓。因據坐憩。俄聞  
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

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舌  
笑。燃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  
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往懼有訛。悞門內無  
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  
時見女子露半而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扶杖  
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  
為。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荅云。將以盼親。媪聾慣不聞。  
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荅。媪笑曰。奇哉。姓名  
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

暹對法也  
隨手借視  
碧桃織開  
寫花寫笑  
雙雙縮住  
然後再寫  
花再寫人  
再寫笑樹  
上寫笑將  
嗔寫笑墮  
時寫笑墮  
後寫笑束  
住笑字在  
袖中之  
花入正面  
矣却以圓  
中花作一  
夾觀墮又

撒開寫其  
笑寫其末  
時之笑寫  
其見母之  
笑寫其見  
客之笑寫  
其轉入之  
笑又恐冷  
落花字以  
山花零落  
小作跌帶  
然後笑與  
花反復並  
寫從花寫  
笑從笑而  
寫不笑既  
不笑矣笑  
字無從寫

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  
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啣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媪  
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  
又啟一闌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  
窗外海棠枝朶探入室內茵簾几榻固不潔澤甫坐卽  
有人自窗外隱約相覩媪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  
噉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閔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  
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  
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

來卽為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  
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  
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雞尾  
盈握媪勸餐已婢來歛具媪曰喚甯姑來婢應去良久  
聞戶外隱有笑聲媪曰嬰甯汝姨兄在此戶外囉囉笑  
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  
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  
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  
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一

四

矣偏以不  
笑反復映  
視而忽而  
香滿忽而  
嚶咽忽而  
撫哭哀痛  
無非出力  
反視笑字  
更以其子  
見人輒笑  
大有母風  
收拾全篇  
笑字此作  
若以嬉笑  
為文章如  
評中所云  
隱于笑者  
矣故為瑣

瑣批出而  
不禁失聲  
遺花地上  
時明以  
花結目灼  
灼賊矣藏  
之枕底者  
何為出之  
袖中者又  
何為而乃  
目存之何  
意且喚老  
妖折園中  
花還全若  
與已不相  
于也者且  
指出燃花

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  
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  
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  
猶未聘耶嬰竄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  
無語目注嬰竄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  
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  
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絕媪亦起喚婢僕被為生  
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  
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

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  
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宵在上見生  
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  
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移其腕女笑又作倚  
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  
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  
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疑思成疾自  
若無知似有情似無情語難辨變幻自成  
分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  
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

人則又曰  
親情愛何  
待言並愛  
亦與已不  
相干也者  
至說出夫  
妻之愛則  
又曰不慣  
與生人睡  
而且以之  
告牙若不  
知其不應  
說也者若  
不知其當  
昔人也者  
其癡若此  
真可恨矣  
顧其有自

此語不應  
說耶是明  
明謂故不  
應向我說  
也曰豈得  
背老母是  
明明謂必  
待父母之  
命也其謂  
寢處亦尋  
常事何諱  
之若曰是  
子自謂共  
枕席為常  
事者而顧  
謂我諱之  
乎俛思良  
久時不可

綱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  
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葦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  
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  
席耳女後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  
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荅以園中共話  
媪曰飯孰已久有何長言啁噓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  
寢言未已生大窘急自臉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  
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  
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

而○又○以○人○語○掩○之○妙○人○妙○語○  
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輒之食方竟  
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  
搜覓幾徧竟無踪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  
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人告媪  
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  
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甯笑至媪  
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乃  
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  
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

謂非心中  
已自了了  
不妨粧戲  
也我嬰舞  
之不癡無  
俟牆下惡  
作劇時而  
始更矣觀  
其房中隱  
事不肯告  
人此真尋  
常事而乃  
諱之耶新  
婦之禮已  
成笑可也  
此語不應  
說也不唯  
背他人且

將背老母  
也時當笑  
則笑時不  
當笑則不  
笑事當癡  
則癡事不  
當癡則不  
癡吾欲忘  
憂時時展  
卷而觀其  
笑吾欲善  
事時時掩  
卷而學其  
癡

好事翁姑如此良而不煩阿姨為汝擇一良匹人自擇即姐亦早擇定矣知二人遂發至山坳  
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為  
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  
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襁  
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長確然殂謝已久那  
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  
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問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  
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齊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  
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崇於狐病瘡死狐

生女名嬰齊縹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殺狐猶時來  
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  
此時之笑及長母時之笑大矣笑人合真時之笑極不  
但問室中吃吃皆嬰齊聲母曰此女亦大慈生吳請  
能俯仰尤為不可不笑也時何言之不觀相從曰幾  
面之母入室女酒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恣笑又  
恐致駭怪之言乎  
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翩然還入放聲大笑滿室婦  
女為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  
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奔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  
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畧無  
之來歷既不可明言疑其為鬼又不可置辯無形無  
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眾莫之

悲唯有緣被戲笑以掩之而徐及郎之心而已  
 測母合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  
 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笑不損其媚然狂而不損其媚人多笑  
 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為合而終恐  
 為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  
 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惑癡恐漏洩房  
 中隱事而女殊密不宜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  
 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  
 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感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  
 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

此為笑東力願普天下人畢生不  
 逢此

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  
 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  
 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不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  
 及昏而在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  
 大號而踏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窟  
 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叩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熱火  
 燭窺見中有巨蠍如小蟬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  
 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許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  
 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

益至是而  
察姑及郎  
皆過愛矣  
焉用笑  
至性語而  
哽咽出之  
曰直告或  
無妨則前

此多少笑  
字盡消納  
千零涕中

補出婢不  
漏

未結一笑  
了可謂回

歸母謂女曰。愁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鵲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大固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曰。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所以必笑。此。前。日。之。所。以。不。笑。也。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雁母臨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准君老母。今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憶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

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榭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又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謂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畱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頭一笑  
嬌生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  
劇其黠熟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甯殆隱於  
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  
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  
其作態耳

求風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武見卷一醮醮字

通凡僧道設壇祈禱曰解頤見卷一物色見卷一眉

字唐元德秀傳德秀字紫芝房瑯每見之輒嘆恒恒

史記商君傳安能邑邑待數折衷魏王凌傳注遙謂

十百年注邑邑與一一通

敢不至耶 仰息後漢袁紹傳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可餓 烏道李白詩西瞻太白有按謂其險

殺本草鵠鳩生江南鳴曰鈞李羣書疑唐賈

尚文諸兄詆為武獨威寢貧詩耶風終且上德

二尺男費冠卿詩生計弱息東觀漢記呂公謂高祖

通息少之醮陸見卷二咤咤叱叱史記淮陰侯傳項王

○按玉篇咤叱怒也化為異物賈誼鵬鳥賦

葭葦漢中山靖王對羣臣非有瓜葛世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慈甚篤每共圍奕丞相欲  
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

至蔡邕曰**啁噓**按一音刁一音遮清異錄驢一  
 耳公○**啁**親也**噓**多言也律名一文名長  
 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雖有槽譬如諸一有胃曹  
 也因目曰一有爾雅翼三**宗**見卷一**翊**前漢宣帝紀  
 晉一玠好乘之故以為名**宗**賈兒**翊**曾孫雖在襁  
 褓注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天師**元史釋老傳正一  
 兒也○按東亮帶也**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  
 其後四代孫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  
 代孫名宗演當至元十四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  
 之至則待以客禮命主**吃**見卷一**粲然**見卷一  
 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吃**瞳人語**粲然**見卷一  
 紅前漢酈食其傳紅女下綫又錦繡**嫣然**宋玉登徒  
 紅纂組害一者也注師古紅讀工**嫣然**子好色賦  
 東家之子一一笑惑陽城**合**見前**木香**羣芳譜  
 迷下蔡注一一巧笑態也**合**嬌娜**木香**一灌  
 生條長有刺如薔薇花開於四月**邑令神明**續漢書  
 馥清遠高架方條望若香雪

上虞長政怡嚴峻明於**鵲突**呂蓋衍言鵲一一二字  
 疑理朝中謂之神明**鵲突**當作糊塗謂其不分曉  
 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  
 曰呂端之為人糊塗原明自注糊塗讀為一一帝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合**厝而安厝之注厝  
 相之糊塗二字不讀本音也**合**厝而安厝之注厝  
 也**置**左傳僖公六年大夫衰經士一一與見卷一  
**笑矣乎**陶穀清異錄菌蕈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士  
 人戲呼為一一按李白詩有悲來乎一  
 一一二首蘇軾謂貫休已下詞格士人呼菌蕈為一  
 一一語本於此○士人呼菌蕈為一一非草也食  
 之得乾笑疾非臭**合**歡忘憂云書故合昏葉似槐夜  
 也此注未知是否**合**歡忘憂合畫開故名合昏俗語  
 轉為一一○詩衛風蕤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萱草合  
 歡食之令人忘憂者○稽康養生論一一蠲忿萱草  
 一一**解語花**天寶遺事大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楊  
 妃共賞指謂左右白爭似此一一

雛尾禮內則雛尾投左傳定公八年涉佗投衛侯之手及挽注指也太慈生

全唐詩話隋帝召虞世南草敕司花女袁寶見注目

視之帝曰寶兒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可便嘲之世南

日學畫鴉黃半未成惡作劇劍俠傳唐建中初士人

垂肩鞞神太慈生章生移家汝州路逢一

僧謂曰此數里是貧僧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

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密於靴中取弓彈之正中其

腦僧若不覺凡五發僧始捫

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

聶小倩

廉隅自重  
則財不能  
迷生平無  
二色則色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

適赴全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

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

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

幽杳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

歸日暮有土人來啟南扉甯趨為禮且告以意土人曰

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且晚惠教幸甚甯喜

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為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

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土人自言燕姓字赤霞甯

疑為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

語甚樸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甯以新居久不

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牕下微窺之

無可惡性  
又慷爽則  
劍客之禦  
患女鬼之  
傾心皆從  
此出自古  
以幾會  
見有正人  
被妖邪害  
過妖由人  
妖由人興  
也人棄常  
則妖興人  
有淫心是  
生色妖人  
有利心是  
生財妖燕  
好未修已

喋其血囊  
索未入早  
截其肝非  
立穩脚根  
心如鐵石  
其不死於  
夜以維羅  
利骨者有  
幾縱遇奇  
人又豈輕  
為不成丈  
夫者作保  
障哉郎君  
意氣干雲  
果能板生  
救苦感孤  
魂之有託  
幸雄鬼之

不咬區區  
之誠願執  
箕帚報施  
之正理亦  
宜然則  
生乎無二  
色之人何  
嘗不享美  
色之福哉

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黧緋插蓬首鮑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少倩何久不來媪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迹響不警著短處又曰小郎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舉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窈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

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窈正窈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畧一失足廉耻道喪女云夜無知者窈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窈北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窈掇擲庭堦曰非義之物汚我囊窈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且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窈質之燕以為魅窈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

因其淨而  
役之以色  
因其食而  
投之以金  
自以求之  
於夜又何  
如

至謂甯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  
不敢欺小倩姓聶氏十八天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  
役賤務覲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  
夜又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感燕  
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瞻我者隱以  
錐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  
金也乃羅剎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一者凡以投時  
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元  
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襄妾

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甯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  
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君已出門紛然而滅明  
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其酒饌留意祭燕既約同  
宿辭以性癖耽寂甯不聽強攜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  
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  
白幸勿翻窺篋襍違之雨俱不利甯謹受教既而各寢  
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如雷吼甯不能寐近一  
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睽閃甯懼  
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

信義剛直  
自與劍客

歛然一射即遠。敏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寤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自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非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臥。寤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櫛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寧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塚。纍纍果有白楊鳥巢其顛。迫營謀既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

臭味相投  
革囊之贈  
非同泛泛

殷渥以破革囊贈寤。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寤欲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道中人也。寤乃延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賃舟而歸。寤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螭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為嫌。祝畢而返。役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嫜姑。媵御無悔。審諦之。肌擘流霞。足翹細笋。白晝端相。嬌艷尤絕。遂與俱。至齊中。囑坐少待。先入白

光明磊落  
於其言見  
之

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毋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  
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  
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  
執箕箒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  
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  
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  
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卽  
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卽入廚下代母尸養入房穿  
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

窺知母意卽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  
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  
此故甯已悟爲董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  
殊不一諾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亡  
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  
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  
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鬢蹙而欲啼足偃僕  
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畱宿別榻又  
懼母嗔女朝日朝母捧匱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

情博封誥  
以光泉壤

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寤將寢始慘然去  
先是寤妻病廢母幼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  
稔親愛如已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畱與同臥起  
女初來表嘗食歡半年漸吸稀飽母子皆溺愛之諱言  
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寤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  
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  
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  
明磊落爲天人所欽矚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  
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

求諸天人  
所欽囑首  
如捺左券

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  
母信之與子議寤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  
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  
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  
荅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悵若失忽問  
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  
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寤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  
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且晚尋及也寤果携革  
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敝敗至此不

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栗慄。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窻勿寢。窻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窻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睽閃攫拏。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又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窻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其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窻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鬼妻

中朝故事。唐鄭亞妻卒。後復與合生子。叟舉進士。人言鄭亞有鬼妻。鄭叟為鬼胎。

廉隅

禮需行砥礪。一。注言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刮方。以為圓也。

蘭若。見卷一。局。見卷一。嬌。

娜儔居

按旅寓曰。一。六。朝有儔置郡縣。變也。一。音謁色。一。衣長貌。蓬脊。蘇軾

詩。一。一。部前走風。兩。自。注。於。潛。鮐背。爾雅。釋。話。一。一。疏。言。老。人。皮。膚。不。消。瘠。者。若。龍。鍾。一。吳。青。檀。續。書。質。疑。一。一。謂。不。昌。熾。不。隴。種。東。籠。而。退。注。龍。種。遺。失。貌。或。日。即。鍾。也。新。序。作。隴。種。而。退。龍。鍾。似。即。隴。種。語。轉。而。然。薛。蒼。舒。注。廣。韻。矜。持。其。說。杜。撰。不。經。記。事。珠。尚。書。據。為。故。實。可。笑。也。李。齊。翁。資。暇。集。解。一。一。尤。支。離。一。一。青。箱。雜。記。云。一。一。切。為。癰。瘰。倒。切。為。老。合。一。一。聲。為。一。音。也。癰。罷。病。也。遮。莫。之。李。白。詩。一。一。益。俚。語。猶。言。儘。教。自。唐。以。來。有。杜。甫。詩。久。拚。野。鶴。如。雙。再。造。在。妨。到。大。司。馬。記。室。樓。鬢。一。一。鄰。雞。下。五。更。

再造。在妨到。大司馬記室樓。鬢。一。一。鄰。雞。下。五。更。

易屯卦大造草昧言王者之集韻一音趣裝見卷

恩同於上帝故曰也鼻息也一嬌

娜設祖帳前漢疏廣傳廣以年老辭位公卿

道故今出行者祭蝸居按黃帝之子名祖好遊死於

舍如蝸牛之月養詩小雅有母之楞嚴經宋史

志首一居易詩人間強半論語君召使摯

此病治無藥惟有用四卷經隨捧匝沃盥左傳

命數者謙也故並用一之數也隨捧匝沃盥左傳

湯帝詩須知潘岳一為多情捧匝沃盥左傳

器也言一以供一也黃昏淮南子曰薄於虞

亢宗子左傳昭元年太叔曰吉不能貽史記滑稽傳

一音咎去聲什龔見卷一注亢蔽也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悞食之立死即為

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

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為同

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

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棚施

飲趨之媪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

置不飲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

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

同一水莽  
草也而出  
之老媪雖  
承迎惟謹  
給奉甚殷  
一嗅之而

即知其不類茶茗且置不飲而去之唯恐不速矣乃出之少女不必其承迎之謹給奉之殷也而受錢神馳一喫之而為芳烈無倫之茶且吸盡再索而求之唯恐不獲矣色之為害顧不重

形聲草部卷二  
臂劍晶瑩鑑影生受錢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覷媪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畧詰門戶女云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為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為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為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禳煮

哉卽死而洩恨果得鬼妻然老母孤兒豈果如生前之仰事俯畜耶况指環才入手而結髮人早已為過牆春色也倘見色不動卽令徧處皆水莽鬼我知其必不能惑之矣

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其鼻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送之遺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栢舟節牛年改醮去母畱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人母大駭揮拂問之荅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卽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

已鬼而猶  
厭其貧貧  
者將何以  
爲人矣

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爲兒  
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粧艷麗伏地  
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  
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  
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  
意卒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  
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  
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  
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俚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

人未有不  
畏鬼者良  
共爲害而  
人不知也

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願生曰旣婿矣  
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  
供翁媪媪視之悽心旣歸卽遣兩婢來爲之服役金百  
斤布帛數十四酒馘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  
歸甯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  
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  
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  
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所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  
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見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

鬼而能恕  
且孝鬼不  
且將畏人  
平哉

除之何屑為此且見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  
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効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  
哀毀但不對客惟命見縷麻躡踊教以禮義而已葬母  
後又二年餘為見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  
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壻  
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  
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為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  
有四馬駕黃轡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  
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

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  
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二娘體骨與生合葬  
焉

輪迴唐徐寅詩三卷見多金刺見卷一昇見卷一守

柏舟節詩擲醮見卷一裁見卷一碎踊哀之至也疏

拊心為四瀆牧龍君借用柳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  
無耗問妻翹盼甚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

翹盼甚切  
離思縈懷

夢中遭逢  
皆因結想  
而成幻境  
事所必然  
無足怪者  
特三人同  
夢又有白  
驃証之斯  
爲異耳

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帔褰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卽挽女奔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羞著之幸不鑿杓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驃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荅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記娘子奔彼匪易郎君皇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日而行

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卽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勢蹇檐梧乃卽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爲賀士人亦執琖酬荅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目麗人屢以游詞相挑夫妻在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酣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

何句字字  
持翹盼時  
所想到者  
而出自麗  
人歌之雖  
曰效顰適  
成爲鉤搭  
其夫之語  
真是難堪

曰卿爲我度一曲卽當飲罷人不拒卽以牙板撫提琴  
而歌曰黃昏卸得殘粧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  
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  
潛潛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  
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謔不足污君聽然因流  
俗所尙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  
自禁少間麗人僞睡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  
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  
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顫心搖  
無可奈何  
他不如一  
死不見他  
且自由他

見女之情  
態寫來逼  
真

主因起而覘之裁近其牕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  
又聽之聞良人與已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  
手顫心搖殆不可過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  
行見弟之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友具以告三郎大怒  
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扇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  
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  
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  
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擲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  
心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買與婢子供指使返身

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主人果歸乘白驃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負笈 見卷一 鑿柄 宋玉九辨圓柄而方鑿 山道士 今吾固知鉏鋤而難入 奔波 韓愈表老

少一失其業次○李翊俗武見卷一村落史記五呼小錄跑謂之波立謂之站陸判一年所居成聚山堂肆老性能旋磨及馱負龐褐注聚謂一也寒低小不甚駁異故曰一驢也代步李尤車銘輪以一一屏以較容又裴度酬張秘書寄馬詩履為交錯史記淳于髡著見卷七八寒暄唐孫忌傳與人接不能道大王齊臣遂能石注望穿秋水李賀詩一秋本西廂記占鬼卦春關秘戲夫外出以所著履了盈盈占鬼卦春關秘戲夫外出以所著履效顰襄陽記劉季和謂張坦目我何如苟令君坦美其鄰醜婦效之見者靡靡史記殷本紀紂使涓作皆走公欲下官遁走耶靡靡淫聲托里之舞一之樂注一者嬌娜檐楮史記項羽不紀注小柱相隨順之意嬌娜檐楮史記項羽不紀注小柱

也林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  
 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天殂冷落庭幃益  
 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壁名之珠兒兒  
 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強  
 澁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  
 闔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千百于執名  
 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

何物妖僧  
 敢於光天  
 化日之下  
 謂能生死  
 禍福人以  
 攫人命而  
 人祀乎宰  
 執而殺之  
 人皆以為  
 快吾獨以  
 為可惜之  
 何以晚殺  
 之已

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  
 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巴刮牀  
 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  
 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懇邑  
 宰宰拘僧訊鞫亦辯給無情詞皆之似擊鞵革令搜其  
 身得本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視之  
 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曠  
 暮與妻坐牀上忽一小兒僮僕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  
 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

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  
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懼與妻俱奔  
兒呼阿父阿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  
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  
怙恃不為兒嫂所容遂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  
殺桑樹下驅使如俚鬼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我翁  
昭雪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  
室為兒設牀稱日澆一盃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  
喜遂獨臥室中晨來出入閨閣了不異人間妾悲痛聲

喪子得子  
且易癡頑  
為慧點化  
強滋為便  
利軀殼如  
故魁偉依  
然已是便  
宜當亦無  
憾况為金  
陵嚴子方  
來討債負  
者耶

問珠兒死幾日矣若以七日曰天嚴寒月當不腐試發  
塚啟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  
殼如故方此忉怛回視失見所在異之界尸歸方置榻  
上目已瞥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  
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曩昔但夜間僵臥毫無氣  
息共轉側之宜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  
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見等二人其一  
名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  
為美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分固來邀見戲適以白

由此觀之  
兒女之聞  
著實可怖

鼻駒送兒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  
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  
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  
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見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  
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  
江王小郎子殊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  
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  
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翁緣見姊姊呼我  
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

喜繡並藉花剪刀刺手爪血浣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  
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懷感  
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荅言不知一日謂  
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富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  
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小悲啼諸人悉無所見  
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  
日所覆綠綿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尙在否母曰  
在卽啟笥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閣中之疲且小臥翊  
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

取齊世宗卷二十一  
夢惠暎頭紫帔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覲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撲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嬪別幾年矣頓髮鬢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卽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如醜鬼生時好以手支

頭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死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日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且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鐵杖子一挽夢麻繩長四五尺許見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天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鼪鼯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夫起居既而始掌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卻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卽

新情庇護  
鬼神不免

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為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庠。猶能言真。問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熱之。往往得瘳。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拱壁

左傳襄二十八年崔氏魁悟。史記劉侯世家太

人計一奇偉見其圓狀如婦人。不辨菽麥。

周子有兒而無慧。一鞞革。說文履空也。佞鬼。談人遇

虎衣帶自。觚虎見人。躲而後食之。皆俚所為。昭雪。代

按虎鬚人死。鬼不敢也。適輒執事。虎名曰佞。

史毛璋。鹿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

前經推劾。已蒙一而趙延祚以責賂之。故復致織

羅乃稍鼻。嬌娜。白鼻駒。樂府高陽樂人歌。可憐

泥地墮。膜頭紫帔。西周武帝所製。故幅巾出

披披也。披之背。背不及下。披又異物。見前。委頓。見卷

成。寒暄。見前。屬無恙。前漢賈誼。應六七公者。皆無恙

人草居。露宿。故早相崇。見卷一。見問。勞必日無恙。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室。陬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阜紗著。

小人常態  
如此况乃  
真正如蟻  
小人

繡縷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眠之訛  
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瓊包友如拳徑造牀下白言  
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  
物少間又自笑曰妾妾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  
賜小人太史頷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  
餒不曾詰所自來

鹵簿

見卷一陸判

說文儀仗

唐書百官志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戎器

鹵簿

易賁束帛

注

胡四姐

尙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  
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  
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權入窠極狎昵自言胡  
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  
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  
矚眸不轉女笑曰耽耽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藥碧  
桃卽竟夜視不為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青盼若此若見  
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  
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

心二妄動  
既致狠狐  
復引騷狐  
可危也哉

是在三人  
之內者

潤嬌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為少留。四姐無語。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既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

纔存遐想  
而恨毒之  
人即踰桓  
求矣約妄  
之心可稍  
作哉故我  
佛救世于  
言萬語只  
要人無所  
任而生其  
心

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柵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頰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貫良醞。我即攜小肴饌來與君為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鹹豉。各一。即抽刀子縷切為齏。醃酒調羹。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既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易。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

一念之正  
是以幸免  
千難大丹  
得成

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焉於牀。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倅倅欲去，生惶惶首投情詞哀懇。二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依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曰：『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可勿當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通，父母微察之聞。

我固不忍  
見君滅亡  
而君何忍  
見我滅亡  
乎

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猪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置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啟所封，而絀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孔子卽出矣。」生如其語，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上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

得為鬼仙  
便有長淮  
不與驟派  
相匹偶矣

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  
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聞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  
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  
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  
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撒瑟之期可  
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苦乃別  
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晝覓見  
之。

銀河白帖天河青盼詳見卷四阿及笄見卷一孀然

余見有老  
死而遺其  
妻者兒輩  
分爨計口  
輪養寒熱  
仰人五相

見前卿卿本世說王安豐語又温庭筠詩百引線人  
嬰兒卿卿恨青樓無近信不將心事許一一引線人  
淮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桑梓詩  
嫁不因媒而親兩廂起誰做針兒將引線  
雅性一與一見前奉撒瑟儀禮有疾病  
必恭敬止奔波見前奉撒瑟齊一琴一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綴經  
忽聞翁呼甚急羣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羣喜慰問  
翁但謂媪曰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  
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  
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

推誘且有  
多求一食  
一衣而莫  
之應者真  
無復生趣  
矣祝翁呼  
與同行真  
是曉事真  
是快事

又言之媪云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給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媪不去翁催益急媪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媪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合臥媪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搥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共勸媪姑從其意媪如言並枕僵臥家人又其笑之俄視媪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惶

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備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人當屬纊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暇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裋至玉篇縗喪服也左傳襄十七年晏嬰縗斬注縗在胃前說文經喪首戴也儀禮喪服直經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經首經象縗布衣之缺頂腰經象大帶畢刺史名際有字載戶部尚書自嚴子順治中歲貢以泉路杜甫送鄭虔應小訣九重屬纊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盡交期徹縣王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廢牀一以俟絕氣注續新絮賣履分香魚蒙魏畧也一之日鼻以驗其氣之有無太祖顧命日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篋也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贖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

落落大方  
凜凜正氣

數語為俠  
女寫生字  
字有舛兩

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為不字則以母老為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遣其室其母一聾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嘆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佻詭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狸抱

聊齋志異新評卷二 俠女

三



親切而有  
味也是一  
篇俠女傳  
却是一篇  
孝婦傳

之則令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  
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須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  
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吉且曰  
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  
其無曰如其無則猥熟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  
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  
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乃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  
與君情緣未斷實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歛聞履聲  
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為者笑

報仇是本  
文正面劍  
術是報仇  
實蹟正面  
難寫而實  
蹟又不實  
不寫乃於  
此處借狐  
以為首  
之神異後  
之殺仇取  
頭只用虛  
寫便足處  
是固禽處

其言亦賦有哩亦錯對顯耳  
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  
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出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  
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口外回顧渺然女  
以匕首望空拋擲真若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  
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  
變童也我固怨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  
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侯來宵出門逕去次夕女果至  
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祕洩恐不  
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

而獸愛之者狐而童耶童固無不狐者也

人名有心自盡其道而已矣必欲見信於

人烏可得

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其用心亦良苦矣聘之不可而願私之區區隱衷不敢拘示老舟夜抱見去吾事了矣

天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為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空扁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畱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

事煩急為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偽為討喚吟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願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荅云三日捉紉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為老身育孫矣伶什一身將焉所托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

相報不在  
狀第而又  
不能不報  
者為君貧  
耳君德既  
酬妾志已  
遂二語真  
說得快暢  
之至

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  
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  
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  
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狀第也為君貧不能  
婚將為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  
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  
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  
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  
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破籍吾家妾

並老母一  
邊亦無兒  
女之態仙  
乎仙乎

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  
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  
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矚曰  
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間夜深不得  
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  
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為嗟異  
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  
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嬰童也不然爾

愛其艾豨彼愛爾婁猪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生硬墨客揮毫北都有妓張八與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我西州熟

魏二莫怪尊前無笑外史孟蜀與播在廷

語牛生半熟未相請以財結權要或戒之

乃日非是求授不欲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

其以注一配偶也

刀尺古詩左手持一右手前不字易屯女子貞

羅郭秦械詩女工秉十十年乃

一舉火見卷一唉按一鳥來切音哀歎聲嫣然

見前嬰寧假惺惺變童天祿識餘扎齊許散烈自小

一美好貌局見卷一臨盆按婦人產事用盆考之諸書無

有也惟香祖筆記云昌平紅崖

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

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為動忽言腹痛就盆產

一兒詰且抱去道人惡盆汚覆諸澗中誤染左手

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少石亦皆金色矣

身未分明杜甫詩一見姑婢螟蛉詩小雅一有子

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螺贏土蜂也取綳席見前

第左傳襄二十七年一陳楚之間謂之一塊肉宋

陸秀夫負帝昺同溺木后楊氏聞之日我忽艾豨婁

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耳今無望矣艾豨婁

猪左傳定十四年既定爾婁猪孟歸吾一注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以故

耽飲而家不中貲宜

加齊三集行平六三酒友

五十四

以酒為命  
矣乃瓶之  
磬而無吝  
心狐既醉  
而無役心  
引為鮑叔  
共老情邱  
杖頭錢不  
空其願已  
足可謂醉  
真苦鬼酒  
中仙子人  
以為癡其  
癡正不易  
及

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  
覆裳墮耳摸之則其背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  
是屬吏部人而犬臥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  
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  
哉睡乎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  
恩生曰我癖於麴蘖而人以為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  
疑當作糟邱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臨  
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  
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

曰屢明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  
雖然君貧土杖頭錢大不易當為君少謀酒貲明夕來  
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且而往  
果得二金乃市佳釀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  
宣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于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  
只此已足矣復何愁沽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  
謂生日市上較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較四十餘石  
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較可種售種息十  
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

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漁洋云：車君灑脫可喜。

家中不中肯。

史記游俠傳：郭解一貧，一浮白。見自鮑叔。

史記管晏傳：管仲曰：生我糟邱，其兄子秀致書於暄。

友父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

恨相見晚。史記日速管：一吾將老焉，爾無多言。

偃傳：王父偃，上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又灌夫傳：魏其灌夫，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

杖頭錢。世說：阮子然相得，謹甚，無嚴恨，相知晚也。

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適。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王勃詩：不應長賣卜，須得一。

不肯詣也。王勃詩：不應長賣卜，須得一。

囊中已自有莫漫活矣。

寶知章詩：莫漫愁，奇貨可居。

史記：呂不韋傳：秦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曰：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一注言可居積。

以乘時射利也。

蓮香

桑生名暎，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

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除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

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云：天夫何畏鬼狐？雄來。

吾有利劍，雌者尙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

鬼狐雙提，而以戲語，出之了無痕跡。

借經而人  
極巧極便

借妙而出  
蓮香文勢  
已不鷗突  
已不疎散  
乃由李女  
而猶必牽  
合蓮香此  
鉤連法也  
通篇鬼狐  
並寫俱用  
此法即所  
謂緊字訣

處處俱用  
串插之筆  
雙管齊下  
如尼牟一  
串如玉環  
無端此作  
兩扇題之  
妙訣也

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復戲也。啟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土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覲面。殊非年僅十五六。臚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為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命如水。問何涼也。曰：幼

明倫彙編家範典

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衿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為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蓆。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比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維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由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

明倫彙編家範典

卷之四

欲明點出  
鬼狐而借  
逕相窺欲  
寫其相窺  
而借端競  
美文思幽  
折乃爾  
點鬼狐二  
字即從鬼  
口中說出  
狐從狐口  
中說出鬼  
用意用筆  
已極曲折  
而作者猶

嫌其直也  
本李欲窺  
蓮却先從  
蓮口中隱  
露卒之為  
鬼然後寫  
鬼之窺蓮  
為狐曰以  
狐語狐使  
知議我者  
為窺我之  
人而即以  
渠之窺我  
者窺之而  
見其為鬼  
以鬼窺狐  
復以狐窺  
鬼以鬼之

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

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

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

對妾三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乃屈指

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

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懺損保無他

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

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

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如慢應

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

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

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

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依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癩

尸瘵鬼宵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

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

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得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

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去蓮入曰君殆矣是

真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如默不語

指狐而不信其為狐以狐之指鬼而不信其為鬼復以鬼語鬼而使鬼怨狐勤之絕狐狐復怒鬼戒之絕鬼鬼狐相敵而勢兩不相下矣乃又託為鬼之誣狐致狐去而鬼獨留夫然後開門

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為君一除陰毒幸病帶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為鬼病蓮夜夜同衾俱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披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日彼適宵為我作巫醫請勿為懟情好在我李稍憐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

並納鬼狐者不死於狐而死於於鬼矣死於於鬼而始梅于狐矣始死而鬼去復甦而狐來以狐絕鬼復以狐致鬼鬼避狐狐質鬼而後鬼乃自認為鬼狐亦自認為狐鬼此二字至點方算正點

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為君除之不如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為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二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遂去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尚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餽給飲食生至是

又從狐口  
中鬼狐並  
寫而後以  
始知狐鬼  
皆真作一  
小東五花  
入門于山  
篇坐莫耐  
人泣得也

始疑李因謂李白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  
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  
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疑想間忽有塞簾入者則  
蓮香也臨榻晒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  
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人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承訣以  
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  
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碎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  
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  
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

致死良非  
素心語固  
真誠然古  
今緣愛成  
仇因情致  
死者豈皆  
其素心哉  
此非特奸  
邪之事始  
然也淫慾  
無度以瘞  
而死即琴

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受結仇耶李  
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  
早天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  
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  
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  
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況於鬼  
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  
人○之○狐○亦○無○害○人○之○自○害○耳○  
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  
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俗見慣頗不為駭但念殘

此句全收上各文並直收

世本無害

卷之四十七

惡之好何  
獨不然

息如絲不覺矣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耶君者李赧然  
遜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歛衽曰  
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覩然  
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采藥三山凡  
三閱月物料始備瘵蠱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  
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  
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  
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  
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

本以狐醫  
却先用鬼  
醫非鬼唾  
真可用作  
引也情文  
相生仍是  
互寫法耳

至是鬼狐  
兩合矣又  
以鬼耻為  
鬼生出波  
折復嫌拋  
却鬼狐二  
字而以雌  
著納之人

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  
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唇而布以氣  
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傍徨別  
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偽示  
生歸以絕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  
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  
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怏怏不樂蓮常留與共  
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靈女不得遁遂  
著衣偃臥蹠其體不盈二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

不如鬼等  
語頻頻點  
綴卽以照  
應上文方  
不致前後  
成兩樣文  
字  
作鬼時得  
意唯履再  
生猶不能  
忘

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寤之已昏後十餘日更  
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連嘆曰竊娜如此妾  
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日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  
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恰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  
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  
奔章扇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蔡郎眷注還  
易猶存彼處我真鬼耳爾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  
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  
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

用真實事  
作文吾語  
又回映起  
處極有情  
致

到底仍用  
穿插之筆

不樂爲鬼  
乃借軀以

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星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  
日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  
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  
傭媪齎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鞋小於足  
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也者  
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而大哭曰當目形貌頗堪自  
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入也不如其鬼也把  
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  
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

生人也不  
如鬼寫癡  
情女子真  
是可憐  
此時真得  
意惟履矣  
收什上文  
無數履字

一波未已  
一波又興

遍體瘡癢皮盡脫晨起腫鼻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  
矣因試前履肥瘦脰合乃喜復擊鏡則眉目頽頰宛肖  
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貽蓮香聞其寒勸生以媒  
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因從其子壻  
行往爲壽媪睹生名故使婢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  
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護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  
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爲侮生出免母  
舅執柯媪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驛蓮悵然  
良人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

蓮香終是  
可愛

鬼耻爲鬼  
鬼已人矣  
非人也鬼  
狐雖生終  
以爲異  
物自慚形  
穢而求生  
狐得不以

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  
生以情曰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見力白之乃如  
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  
達堂悉以蜀毯貼地百子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  
入青廬搭面既揭歡若生平蓮陪登飲細詰還魂之異  
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  
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馮草木夜則信  
足沉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迎附之未知遂能活  
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

身爲異類  
自慚形穢  
而求死乎  
狐不死不  
得爲人是  
狐之耻爲  
爲人者由  
有憾於鬼  
之耻爲鬼  
而然也故  
下文只以  
耻於爲鬼  
一句作收  
已是兩邊  
翻到

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卽若見燕泣  
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泥盾彌留。氣如懸絲。生  
及燕見。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  
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  
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  
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  
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  
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  
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

兩個再生  
人俱不失  
本來面目

用成語指  
點有情

鬼狐二字  
至此大收

一塊肉。但俾得所。女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  
足矣。生優價而雷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頰而笑曰。  
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  
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冷十有四載。又審顧女  
儀容。能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  
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噫。因  
熟視燕。見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泣然曰。  
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使能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  
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耻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

鬼狐並爲  
生人奇矣  
直寓前世  
之白骨同  
穴則更奇  
鬼狐若此  
鬼狐何害

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  
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  
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  
生從其言啟李家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  
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游至浙阻雨休  
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  
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  
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覘

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結舌漢李尋傳智者結舌邪偽并進青廬酉陽雜俎北方昏禮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

交拜前漢李延年傳延年侍上歌出北方有佳傾國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一人

寧不知傾城與佳人難再得尚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

舞由是青樓杜牧詩贏得薄倖名注一妓女得幸所居漢世祖於樓上施青漆謂之

居亦曰威楚威楚楚辭上以威楚楚辭上以威楚楚辭上以

又呼為刀圭神仙傳沈義學道於蜀老君使玉女持

不死夫婦各一情異錄高麗博學記爵名一醜醜名小駱名水一乳腐名草創一

如醫室新平堂蓮香

五三

信詩盛丹須竹節量藥用一〇陶宏景名醫別錄  
 凡散藥云一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子大也  
 方寸七者作七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〇池化偶  
 談一〇字常用之而未確義署理雜存云在京師  
 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  
 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  
 其上之圭言其少耳泉崇見卷一望歲左傳昭三十  
 布錯刀皆古錯名也  
 如農夫之一一注一一之熟也又哀公十  
 六年國人望君如一一焉注歲年穀也  
**田舍郎我**  
**豈妄哉** 本集異記王之換椰膏膏左傳成十年晉侯  
 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永  
 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永  
**訣** 江淹別賦誰能摹暫離已死春蠶遺絲未盡李商  
 之狀寫一一之情者乎  
 春蚕到死絲方盡見慣雲溪友議劉禹錫赴任蘇州  
 蠟炬成灰淚始乾道過揚州州帥杜鴻漸飲之

酒大醉歸驛稍醒見二女在旁驚非已有也問之乃  
 日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妾來侍寢問何詩曰高  
 髻雲鬟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醋娘子食楊梅  
 空一〇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傳家寶一〇酸中醪醫國手晉語平公有疾秦伯使醫視  
 上醫醫國其次療人固醫官也〇朱子題跋故御史  
 中丞胡公剛直著於大觀政和之間熹先君子雅相  
 敬重贈以詩有問訊袖中一一不應長與櫻口前  
 一銘閑之句又陳與義詩秀眉使君一一櫻口前  
 卷一 殷然如雷鳴詩召南一一其露在南山之下注殷  
 畫皮 殷然如雷鳴詩召南一一其露在南山之下注殷  
**惛惛** 見前 芻靈 禮檀弓塗車一一自古有之明器之  
 者之從衛謂之 妾見猶憐 世說桓温尚明帝女南康  
 靈者神之類 妾主聞拔刀率婢往欲斫之見女神色開正 肩 見卷  
 辭氣悽惋乃擲刀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娜偵探

後漢清河孝王傅丙使御者

見者盡貽見前

初度

離騷皇覽擗子於初生年時也

驚齊齊之

注言不當出在妻家亦猶有也

花燭蓮出水霞朝日照

梁何如

一衣色飲見前

異物嬰前形穢見世說王濟

輕扇掩紅粧

書顧命病日臻既

一塊肉見前

似曾相識燕歸來

晏殊春恨詞無可奈何花

木已拱

矣

左傳僖三十二年昇見卷一

中表後漢鄭泰傳明

爾墓之木拱矣

公將帥皆

腹心周

莊子知北遊將

巾晉書宣帝紀諸葛

旋日久

為次言其一

斜谷壘於

廟之渭水南原數挑戰帝不出亮因遣帝

婦人之節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

子未笄之冠也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王有枝指性迂訥人誰之輒信為

真或值座有歌妓則即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

妓狎逼之則頰頰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為笑遂貌其

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癡邑大賈某翁與王侯

爭委禽妝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

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

曩念頓冷  
句小作頓  
挫

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  
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  
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在○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  
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謹○辯○目○謂○不○癡○然○無○由  
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  
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  
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且○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  
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受○女○擲  
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眾○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

魂隨阿寶  
去句明點  
而不嫌其  
直

在阿寶家  
只作朦朧  
語而魂夢  
之交從女  
一邊實敘  
順出招魂

下○惡○少○年○環○如○牆○堵○眾○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  
之○媚○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眾○情○頓○倒○品○頭○題  
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眾○他○適○回○視○猶○癡○立○故○所○呼  
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眾○以○其○素○誦  
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  
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  
強○扣○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  
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  
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

便不費手

東筆即作  
起筆

與狎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  
以○視○相○交○切○是○一○世○界○  
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  
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大恐托人  
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遺  
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  
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在招呼而去巫歸至  
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  
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牀坐立凝思  
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邁之浴佛節聞將降

盈盈一木  
開脈脈不  
得語情景  
可想

願作比翼  
鳥化爲鸚  
鵡飛癡人  
偏遇此巧  
事魂附於鳥  
得達女所  
固其如願  
然幸而適  
逢鸚鵡乃  
得以言語  
相通否則

香水月寺遂早且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  
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褰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  
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  
歸歸復病其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  
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爲  
○文○亦○由○田○穴○飛○  
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妄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  
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餉以麻子大呼曰姐  
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  
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

癡人屈死矣

雖已且且相要而驟取其誓物於人則癡於鳥則不癡緣鳥則縹履於紅喙上添出幾分顏色

才字敲不上貧字可歎且充其類而曰相如之貧又曰恐為顯者笑更可嘆女之志固可嘉女之識尤可愛此皆人不易及處無輕其高自位置也相逢如隔世權淡語有味確不

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

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婿如此恐遂為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為人賤兒既諾之蓬莠而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權自是生家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二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木食二日集親黨將以斂生聞棺中呻

可移

至誠所感  
凡在倫理  
中者皆當  
作如是觀  
故當謂天  
王人惟愚  
不癡  
擬題得中  
乃癡字餘  
波勿認作  
正而

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  
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  
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泣妻節義始賜再生因使  
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  
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  
家關節敬祕相授生宿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眾隱笑  
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又反常徑題紙下七首  
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  
之生啟奏上大嘉悅即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  
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以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  
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言而過乃是真  
癡彼蓀子何癡乎

聞戲言而斷指此為真癡而忽而離魂忽而化鳥自  
我得依芳澤使彼深蒙中心隻鳥飛來息壤在彼遂  
令高自位置者戲語成真甘蓬菲而安藜藿且以癡  
報癡至以身殉人鬼相隔且感此癡癡亦何負於人  
哉嘗謂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友者果

能以至誠之心處之天下不復有難處之事矣癡願

可少乎

名七 裴啟語林司馬懿克日交戰使人偵之孔明綸

謂名 枝指 莊子駢拇篇駢拇一出手性哉而相

士矣 傳昭元年鄭徐吾犯之

傳作醜語 見柳子厚委禽 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柰

黑又使強 一焉往 失儷 左傳成十一年卻擘奪施

禽雁也 納采用雁 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

注麗偶也 月旦 名好共覈論 卿黨人物每

更其品題 故汝 可人 禮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

南有 一評 椰揄 見卷一勞 物色 見卷一

封為 一見唐書 椰揄 山道士 勞 物色 見卷一

焉 或推之或挽之 左傳襄 浴佛節 荆楚歲月記四月

香木 一作龍華會以 青衣 見卷一 金諾 見卷一

為彌勒 下生之徵也 相如之貧 史記司

劉勰 新論季布不遇曹邱則百 相如之貧 史記司

傳司馬 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印令玉 吉相善於是往舍都亭臨印合縵為恭敬日

往朝相 如臨印中多富入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

亦數百人 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招之酒酣

五九

耻之為杜 贅見前 大比周禮地官卿大夫受教灑於  
門不出 考其德行道 關節唐穆宗紀國家設文學之科  
藝而與賢者能者 本求才實聞近日浮薄之徒  
扇為朋黨謂之 干援王司○國史補進士為時  
所尚久矣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揚  
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  
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可謂之座主不  
試而貢者謂之拔解造請權要謂之 吳青壇  
讀書質疑世以干之所以通欵曲於上者曰 唐  
時已有此語段文昌言於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  
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 得之又據言云造請  
權要謂之 按漢侯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閼  
孺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 蓋本於關說  
也宋人言 不到有閼羅包老此即通欵曲之說  
也○明楊士奇主試聯云場列東西兩道光齊射  
斗簾分內外一 落拓見卷一 粉花吳景奎正月樂詞  
毫 不通風 嬌娜 含章宮中萬玉妃

今之相誓  
指天日而  
謂為異姓  
同胞者大

一 點額 盧雅 唐國史補洛陽合崔師本好為古之  
芳霏霏 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眼  
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  
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雅擲之全黑者為 其采十六  
二雅三黑為 其采十四 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  
白為白其采八 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  
為五禿為四樞為三臬  
為二六者雜采也

任秀

任建之魚臺人販鹽裘為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  
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為弟兄行止與俱至陝  
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  
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俎謝異域

都類此論  
語因人失  
其親之言  
豈道途相  
逢語言投  
契云爾哉  
扶枕數言  
非全無交  
情者至今  
聞之猶為  
心酸夫為  
也何乃忍  
而為此孤  
注之擲箔  
灰之報何  
其功也數  
年前負心  
之物仍全

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殮具刺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携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矣。乃扶枕為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五金為市薄材。殮已主人催其移柩。申托尋寺觀。竟道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樞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貲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佻達善博。母教戒甚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

壁以歸故  
主而祇賺  
一縮頸羞  
汗之形鳴  
呼此何形  
乎

欲寫散聲  
先寫水聲  
人聲之聒  
耳舟中不  
寐固是難  
堪至更靜  
而聞散聲  
不且聒耳  
更甚哉而  
大耳滌心

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州關外。時鹽航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散聲。清越入耳。滌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將囊中自備干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攜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

者偏覺其清越也技  
寢而潛起而捉錢而束  
同思而睡而怔忡而  
又起又解如是者三  
勃發不可復忍寫盡  
嗜博者之神魂繪出  
嗜博者之形能先生  
似會親眼見來

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  
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  
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就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  
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散聲心知之因  
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勝側積貫如山乃不復言負  
錢數于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尙存十餘千未幾  
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  
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  
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

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貨而返二客亦去主人  
視所質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  
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爲建之子縮頸羞汗而  
退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  
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遂不復追其前邈矣乃以貫與  
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  
年間財雄一方

資斧

見卷一勞

櫬

見前櫬前漢高帝紀合從軍死者

寺觀

見卷一勞

文宗

見卷一勞

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聞客擊筑一不能無出  
言謂懷其一而腹一也今史記作傍皇蓋俗傳寫之  
訛耳○潘岳閑居賦徒心煩而孤注宋史王欽若之  
一注一有技不能自忍也孤注吾聞博者輸錢  
不盡乃罄所有權子母注子母錢見卷十六餓鬼青蚨  
出之謂之孤注權子母注國語量資幣權輕重以  
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為兵掠去  
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室  
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

懷餅刈薪  
誰則遺之  
斧虎鬪頸  
誰則逼之  
一出於孩  
一山出於  
樵壁弟是  
難弟兄是

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詎詎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  
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毋弗聽一  
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  
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  
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  
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餽兄兄問所自來曰  
其世而累也○囑勿復然○曰○飢○實○不○死○是○不○唯○慮○及○累○  
余竊楚倩鄰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  
弟○抑○且○不○知○復○母○也○至○性○情○難○弟○讀○至○此○已  
復然事世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  
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

答云將助樵探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  
○不可○兄○亦○此○知○愛○弟○耳○至○于○指○已○破○履○已○穿○弟○心○正  
 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  
○快○而○兄○心○碎○矣○受○責○兩○譴○復○樵○一○東○方○益○不○希  
 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  
○而○去○身○天○后○土○其○見○共○閉○日○日○如○斯○不○將○使○友○兄○悚  
 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  
○弟○固○願○以○終○乎○虎○從○何○來○使○之○離○而○合○之○更○合○多○得  
 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  
○一○兄○以○成○全○其○孝○友○之○德○天○助○善○人○玉○汝○于○成○如○是  
 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  
○如○是  
 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  
○不○應○不○休○不○辭○包○括○許○多○言  
 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引薪且急汗交頤不  
○話○入○口○鹿○落○多○小○眼○淚  
 休約是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

為助兄而  
 竟啣於虎  
 虎似兇頑  
 為尋弟而  
 更得一兄  
 虎實慈悲  
 此虎不可  
 謂非菩薩  
 遣來者

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歛有  
 虎至眾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為訥追及力  
 斧之中膺虎痛狂奔莫可尋遂痛哭而返眾慰解之哭  
○即○猶○太○人○之○弟○只○之○可○忍○也○非○猶○夫○人○之○弟○而○為  
 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況為我死我何生為遂以  
○我○死○我○即○欲○生○豈○復○更○有○生○理○乎  
 斧自刎其項眾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瞀  
○冤○哉○天○乎  
 濱絕眾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  
 兒欲齧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  
 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  
 就榻少哺之牛輒誥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

無邊苦惱  
惟菩薩乃  
能拔之但  
幾千年一  
入冥司則  
待楊枝甘  
露者已不  
當恹河沙

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  
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  
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  
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  
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  
迄無知者。忽共譁言。菩薩至。而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  
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  
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掉訥跪。眾鬼因紛紛  
籍籍合堂。齊誦慈悲救苦之聲。聞騰震地。菩薩以楊枝

數矣

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頭  
上沾露。谷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  
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  
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劓痕良瘡  
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  
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爲死。勿引空處與泣。無敢留  
之。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  
年。達金陵懸鵲百結。偃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  
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蹕。前後一

尋弟得弟  
却不肯以  
兄弟認偏  
以弟認兄  
又已變化  
矣本尋弟  
而更得一  
兄又不肯  
遠以弟先  
認兄偏以  
兄弟離  
離奇有離  
人文思端  
推此種

少年乘小駟。屢顧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  
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兒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  
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兒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  
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  
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  
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  
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  
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益。適從遊。矚也。誠具為  
兒告。言次于戶人。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兒

乃置酒燕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  
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  
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  
被兵掠去。父遭兵變。蕩無家產。先買於西道。往來頗稔。  
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瞠而眎之。俛  
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其羅拜。已問訥曰。汝  
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  
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  
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兒。又半年指揮死。汝兒以父蔭

只是兄弟  
同歸見父

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  
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  
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  
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為長。誠十六最  
少。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千戶得兩弟。甚懽。與同臥處。  
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  
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  
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  
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悅悅以驚。

耳看他分  
作三樣寫  
法見訥驚  
驚其生還  
也此一喜  
猶在意外  
也又親誠  
則喜出望  
外悲從中  
求矣復何  
言至聞于  
戶母子至  
不惟非意  
中亦且非  
望外不喜  
不能喜亦  
不能悲亦  
不能悲亦

又親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  
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崑崙以立。未幾千戶入。  
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媪婢。厮卒內外盈塞。坐  
立不知所為。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  
始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  
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  
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  
禁狂呼曰。天道憤憤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

不能未見  
時唯愕然  
蚩蚩以立  
既見後亦  
坐立不知  
所爲而已  
用筆之妙  
乃至於所

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圍驚  
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羽墮也不知後世亦  
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一篇孝友傳事奇文奇之復之可以感人性情攝屏

之可以化人文筆

惡草具

史記陳平世家項王遣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舉進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

使復持去更以

謂以粗惡之物具饌也

靖難兵起二年七月燕王

月燕王

嗒然

見卷一

夏楚

禮學記一物收其威也注一復也一荆也

以二物爲扑以警其怠  
忽使之收斂威儀也

走無常

祝允明語怪鄂都一

常人行道路間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

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

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此其駭扣之則多以勾攝蓋

冥府追逐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

承牒行事或有搬運負戴

之後亦然皆名

小菩薩

見卷一

苦惱

法華經十二因緣觸緣受緣

老死憂

資斧

見卷一

懸鵲

常一衣於壁百結

威儀威輦於市得幾碎繪

輒結以爲衣號曰

主切偃兵

舒羽切

生公子重耳謂之日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日不可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日然則盍行乎日不可

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  
一一一哉吾何行如之  
王覽後漢王祥傳祥至  
孝後母朱氏遇之  
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筆輒涕  
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  
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  
奪而反之母賜祥饌覽必先嘗母懼遂止

巧娘

廣東有績紉傅氏年六十餘生二子名廉甚慧而天閻  
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邇聞知無女以女自分宗緒已絕  
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中適門外有猴  
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  
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

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母欲如瓊  
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為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煩  
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  
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  
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  
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在北行四五  
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  
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猿升蹲踞其上聽松聲  
謾謾宵蟲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

命從不會  
受過若耳

愈反逼愈  
有趣

因適闈寺  
而死死後  
而奔又遇  
孫人生死  
同命真是  
可悲  
此極襄穢  
語而出之  
雅馴趣極

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  
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妓所贈團茶可烹一瓊  
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森豎不敢少息婢子仰  
視曰樹上有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  
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有女近臨一謔反恚爲  
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恣態艷絕聽其言亦非  
士音問郎何之荅云爲人作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  
宿可虞不嫌蓬華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  
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牀女笑云佳客相逢女

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  
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脛股生僞寐若不覺知  
又未幾啟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  
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  
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  
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吮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  
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  
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  
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荅又視榻上有臥者

命從不曾  
受過苦耳

愈反逼愈  
有趣

因適閣寺  
而死死後  
而有又遇  
椽人生死  
同命真是  
可悲  
此極衰穢  
語面偏出

遂問其榻何人婢代荅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讀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昏之夕悲涕不倫將勿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將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矣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彼固云為人寄書幸不遺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迂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闔寺沒奔椽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

趣極  
雄而雌在  
女則悲婦  
口中先如  
以慧黠兒  
王字又說  
一回字復  
繼曰是我  
之客恭已  
奇貨居之  
矣

本欲自呈  
仍慚而止

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涸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於牋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為乃挑燈徧翻箱篋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祕囑勿吐乃出生獨臥篋中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膝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年膺九錫擣色才分婦即人以炊餅納生室可囑耐坐反闔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畱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開道免人厭惱乃出門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龍望見巧娘輒欲招

巧娘命運  
未轉

兄妹之呼  
夫婦相呼  
之辭受共  
給而戲之  
目姊妹此  
時笑他時  
哭矣  
目之以寺  
人而即以  
跛者育者  
答之各以  
其類可悟  
文章設色  
生香之法

呼自呈慚訥而止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悶煞  
郎君矣三娘可夾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敏狂婦命  
相呼以兒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圍坐置飲  
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香生曰跛者不忘履  
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  
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  
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為吾婿陽為吾子可  
也生喜提臂登牀發劄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  
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一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

子病閨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賚恨入冥生驚  
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  
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幸大甥女目勿懼雖故鬼狐非  
相禍者由此日其談諧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媚好  
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護曠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  
母子將他往復閉生至中生悶氣蓬屋隔屏呼巧娘巧  
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啟生附耳請問巧娘遣婢去生  
挽就寢榻偃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  
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曩然生笑曰前

蛙怒二字  
新穎

反唇相稽  
語意絕妙  
若日是丈  
夫而巾幗  
者子謂三

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惠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瀆。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不曾少。祇惜乃如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脚之生。自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遠方起。華姑。瞋目問誰。啟扉。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晒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拘怒。為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

娘勿畏而  
顧謂我畏  
之乎

那知其已  
膺九錫而  
榮歸耶

能自展眉目。含痛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就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閻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

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爲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  
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曰晝官注意欲  
炫聞翁媪一日爲小婢所竄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  
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宜暴以示子不閤將  
論婚於世族生私自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  
人何必鬼物生曰見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傳  
父從之遣一僕一媪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  
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煙媪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  
拭几濯漑似有伺媪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卽吾家

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  
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餽  
媪及僕媪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未陳巧娘耗生  
惻惻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  
矣生歛歔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  
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  
人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笑云  
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是姊向欲相  
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卽命輿宵晝兼程馳詣

巧娘墓運  
直至今日  
才脫

其墓即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娘綳嬰  
見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  
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悞聽華姑  
言使母子理憂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  
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  
姑孝後傅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為魂已離舍督  
治真具既竣而卒見長絕肖父九慧十四入汴高郵翁  
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脫亦未知所終

此篇枯一闊字巧弄筆墨指詞雅不傷纖文勢極抑

揚頓挫之妙

志心

道藏三元經心心志

書品刑劓採鯨伏牛

荆宮是也故奄

可兒

世說桓溫經王敦墓

人亦謂之椽

望之曰可見可見

蛙怒越絕

踐見怒蛙而式之左

右問故曰

天闕續韻府勇

如是一何敢不揖於是

尺

書

漢遺何奴書牘以

者謂之

一

一

一

報東道主

左傳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為

漢

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

左傳僖二年保於

一

一

一

晉殷浩傳浩遷豫章

太宗都下

人土共致書百餘為

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

殷洪

喬不為形穢

見前

元龍高卧

魏張邈傳陳登字元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奔女。屣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吱然如鷹脫鞢。穿牕而去。某猶望牕。亦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七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為業。

穰

見卷一

辟易

史記項羽紀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與曰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

數里

注言人馬

開張易

膏處也

嫪毐

史記呂不韋傳求大陰

一

一日嫪姓也

按紹開堂金壺字考抄

一

為

藹士人之無行者嫪毐音劉藹秦始皇時人今誤以秦人非

### 三仙

士人杲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之。活酒相歡。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捉裾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遶清流。既入。舍宇精潔。呼僮張燈。又命安榻。復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闡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講擬四題。命闈各拈其一。文成。方飲眾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

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為傾倒。草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醞。巨杯促醺。不覺醺醉。客與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解屨。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傍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土人。始知為三仙洞。蓋洞中有螻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往往見之。云主人入闈二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擢解之文而出之於怪已奇怪而為螻為蛇為蝦蟆**

**則更奇恨未觀其文不知其氣味果**

下榻

後漢陳蕃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輒下一榻去則懸之。按陳蕃傳蕃為樂安

太任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傾倒

特為置一榻待之此亦仲舉事合在徐穉前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預如拊雲鑼。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此兩部鼓吹殊覺新雅

人之學爲  
鼠技者多  
矣鼠之人  
立而舞亦  
彼此效尤  
耳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一  
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  
鼓板唱古雜劇歌聲南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  
小裝服自肯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假面建康實錄孫興公  
嘗著假面戲爲戲

### 趙城虎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嫗悲痛  
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  
乎嫗愈號跳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

拘虎字聞  
鞠虎更難

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  
宰無奈之卽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  
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  
局姑以解嫗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  
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尸宰從之隸集諸  
獵人日夜伏山公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  
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  
自外來隸錯愕恐破唾嚙虎入殊不他顧踣立門中隸  
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頸虎

置語而乃  
縛之牽之  
易如羊豕  
且索之供  
而首肯繩  
以律而心  
降豈惟獄  
廟之靈或  
亦宰官之  
德所感  
虎代子職  
生而能養  
死且盡哀  
奈何以毛  
裏顧復之  
人而竟不  
如虎

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  
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姬止一子而爾殺之怨殘  
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君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  
之乃釋縛令去姬方怨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日啟扉  
則有死鹿姬負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銜金  
帛擲庭中姬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  
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竊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姬死  
虎來吼於堂中姬素所積縛可營葬族人比瘞之墳壘  
方城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

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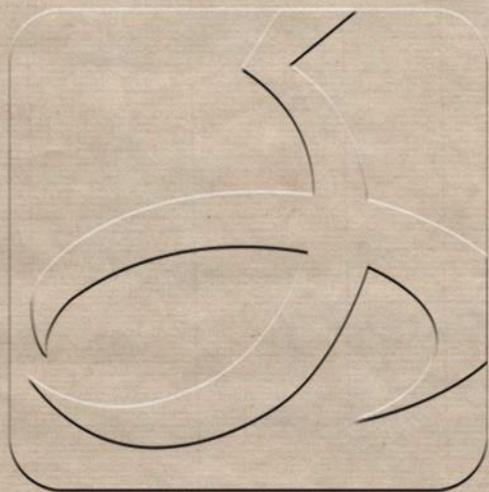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  
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室素榼入署細審小人出  
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  
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爲  
戲具宰怒殺術人置童子欲醫之尙未得其方也

梁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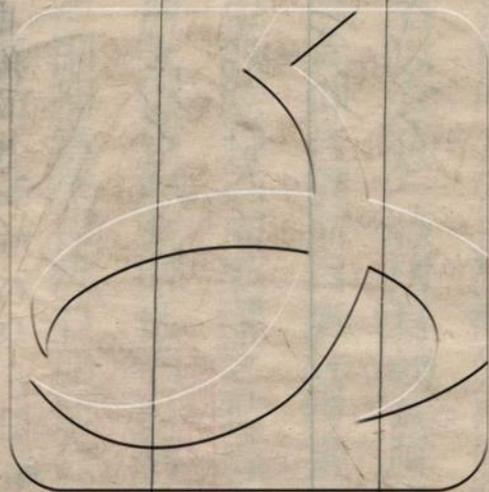
徐州梁彥患飢噎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竇瘳遽起

爲鬼爲賊  
如此類者  
不少保赤  
之道官宰  
耳目難周  
爲父兄者  
自保護其  
子弟已耳





聊齋志異新評卷二終



70026860

